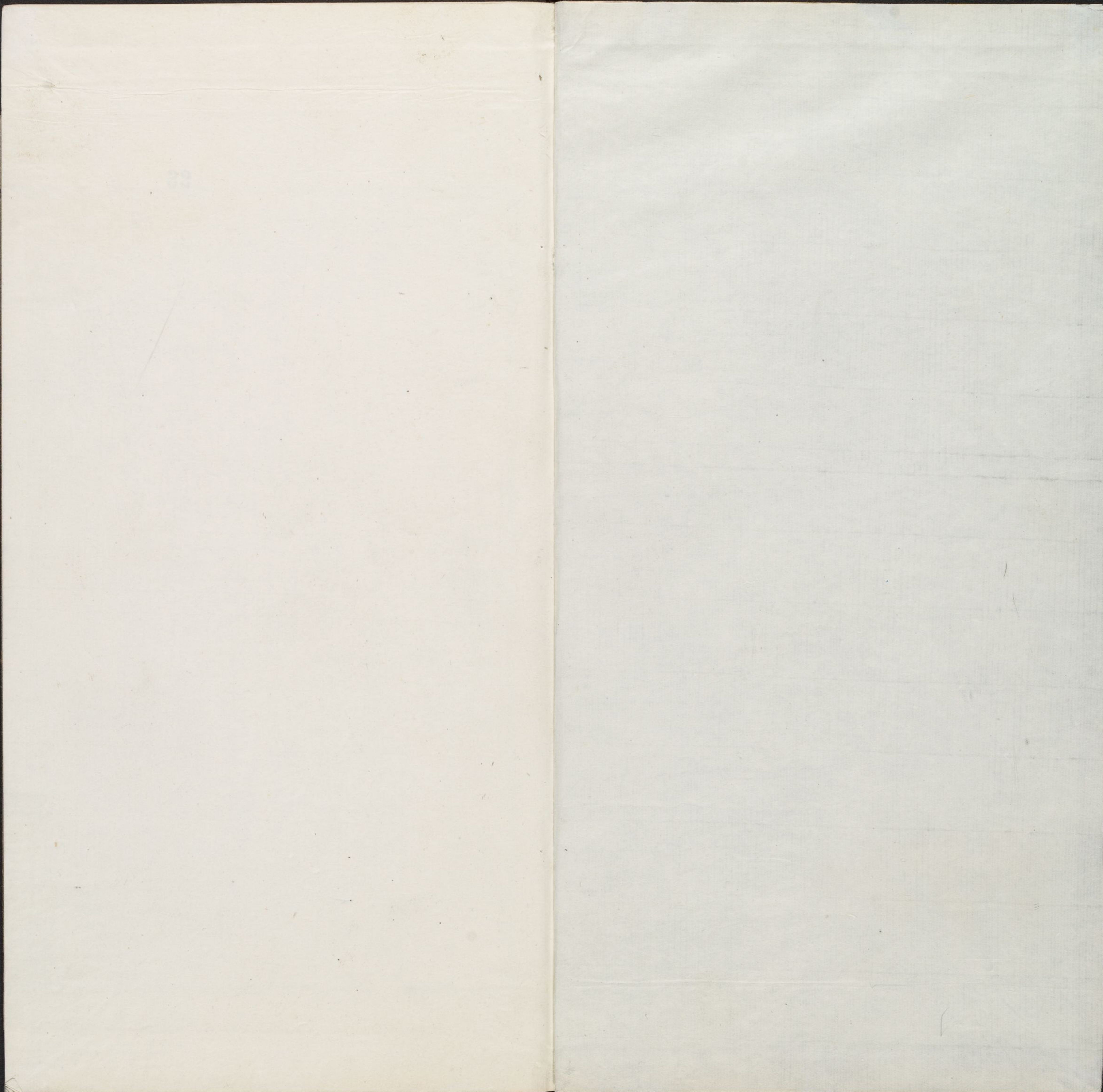


T2571/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

博送

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

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

博玄

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叅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

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
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
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
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
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
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
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
念立慎終之化昏不見久則離為一切之政六年
之限日月淺近不同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

傳玄

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
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
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業者
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
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
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之所
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
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
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
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大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

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
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
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懷補過獲保高位苟言
有偏善情在忠矣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
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距誅謗况皆善意在可採
錄乎近者孔晁基每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
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
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
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銜
史中丞時頗有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

傳玄

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
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
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
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
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
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
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
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
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

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
天下兵作懼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
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
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
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
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
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
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謂者一人之力行天下
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謂者車誼不知水勢轉
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

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
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
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
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
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
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
耳竊見河堤謂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
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
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
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

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以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

胡政事實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羗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聞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

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道。齊孫子並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

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龍衣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昊。

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
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
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
除復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
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
慙而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
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
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
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
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

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
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
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
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
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賔求以尚書郎曹叡代毓
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
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
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
感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
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

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
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
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
妃乃有殊節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
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
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
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
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
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
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

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
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
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
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以遂制既葬而除
世祖武皇帝雖大孝承承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
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
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
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
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
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

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愷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且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

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
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
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
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
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
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
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
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似其歡心此羣下所宜
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
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重赫震動天

傳成

地自古以來封賢未有共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
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
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
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
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
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
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
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
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
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

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
及經過尊門冠蓋重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
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
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
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
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爲人不
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况於殿下
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
言耶而必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觸猛獸
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

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
將以此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
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
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
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反陋疇
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
惟內是隆外舉既類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
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
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
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

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
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
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
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
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
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
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
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耻者也苟委任
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
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

博成

免乎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
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
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從使攝職咸以身無
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土咸
又上表曰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
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
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覲
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墮越
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鄙官以此爲先
而經弥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

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
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
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
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
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
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成奏免河南
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
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
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
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

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史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
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合輔兼掌選舉不能謚靜風
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
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
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
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
官于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
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
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
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

之事其官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
道路橋梁未脩闔訟暑活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
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
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
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
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
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
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
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
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

論成

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
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
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
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
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
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
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
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
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
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

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感累自上
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
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
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
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
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
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
引為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
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

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
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
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
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
道從自此始也服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
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
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
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

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
也駿不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
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
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
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
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璿駿之壻也為亂兵所害尚
書左僕射荀楷與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
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
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
遷青州刺史駿之倅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

傳祇一

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內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
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
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為武鄉亭
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嫡
詔也祇以聞奏楷留免官暮年遷光祿勳復以公
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為行安西軍司加
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
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
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
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祇就

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
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
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
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
倫敗齊王固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
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
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
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
傅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
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

傅祇

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宙海王斌輔政祇旣居端
右母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
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
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
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
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
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
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
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

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臨見者莫不感激
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
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
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秘書丞驃騎從事
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
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
無子以暢子冲為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
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

傳祇 宣 暢

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
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其重之
作晉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
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梁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正一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
爭臣傳玄體疆直之姿墨墨垂躬之操抗辭正色補
闕彌違謬謫當朝不忝止一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
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責戚斂手雖刑代鮑
葛何以水之然而惟此漸心之弘雅之度驟聞競
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戎於韋弦良有以也

長虞風格凝峻，涕泣蒙其納諫，汝南獻書。晉居諒直之地，有忠貞之明矣。傳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贊曰：鶻觚自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乘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褒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御撰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

啗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
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
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
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
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
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
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
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
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

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
為君臣之好帝從之秦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
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
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為河南尹
賜爵關內侯春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
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
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
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為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

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於功代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犢掌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會

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邦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于執耒邦率先將士卒之役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計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東

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
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
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
作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
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度罪
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
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顧望誠自知奉
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
官屬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威名知其不同將
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囚執艾在

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
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
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
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
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
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
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
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
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

塊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
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
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
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
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
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
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
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
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

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
聲未絕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
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
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
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
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
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
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撫
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關地

為五目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

設的

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到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

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豢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
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
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
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
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管
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
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
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

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
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
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
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
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
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
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延悴羸劣陳力又不
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
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
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

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
養龍天蒼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
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
苦言樂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
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平靈禽之困鳳
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為佞
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婁敬上書諫
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
以為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
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

如也

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
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
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
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
臣獨以為夫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
言來事之明鑒也堯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
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觀者獄訟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過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

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
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廢魏而自以德
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
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
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
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
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
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
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只是不
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

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
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自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
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旂
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
不異於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
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
是歷世姦雄之所關關通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
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社漸防萌且乎昔漢文
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
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
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慢慢亦竊願陛下居安思危
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
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
戴洪惠蠅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
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
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龍興

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
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
願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

惟疏遠未信而言敢登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
之主變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
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
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
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一可發起覺悟退
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侵天下以言者
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取
長休歸近墳墓願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
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
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

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
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
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
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
由任失其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
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
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
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
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
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湎作靡

受也

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每糟立臨酒池觀牛飲望
凶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
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
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二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
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
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
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
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
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
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

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
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
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殺於
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
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
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溥崩於沙丘胡
亥乘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
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
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拍二世窮迫自殺
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

民也

由邪臣擅命拍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
鹿豪桀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莫韓生而
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
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
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
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
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
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瘠矣哉且夫士之
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
獺也為藪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

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
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
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
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
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
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
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
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今漢祚中絕也禹佞詭
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
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

段為一

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佞不寤乃以為居下
訕上廷辱仁傳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獄急烹
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
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脩欲
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
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
者莫過於莽此亦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
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
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
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為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

臣莫不歸美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大
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
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
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復信實去華偽施惠
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
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
雖復賢才大業詎可異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
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
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
雷電以驚焉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

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
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於憤內外俱發四
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
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
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
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
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
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
如林天子牧野維予侯與又曰侯服下周天命靡
常此言之主非常人也介德則天下歸之無德

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
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
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為平直
如砥失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
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
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
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為將來賢聖之驅
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
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枝
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

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
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
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
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
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
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
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
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後莫用今
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

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筆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二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

長均

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以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以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曰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度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綬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

並已受封羗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又
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况聖主乎
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
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
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
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
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
蓋亦楚人失繫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
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
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

後也

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上之
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
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
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
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
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遺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
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各號
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
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
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魏

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
宜遠監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
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
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
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為張曾功曹勸
曾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
續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
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

段灼 閻續贊一

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
餘年續無然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
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
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其等共葬之墓岳
畏罪推續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摸告武陵王澹
將表殺造意者眾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
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於
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
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為西戎校尉司馬
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輿棺詣闕

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
手疏以為驚愕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
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
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
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
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踈廣洗馬
合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
道臣竊哀古與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
王以人知先賢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
以致貶也非但東宮廢諸王師友文學官其族

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
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
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
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
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矣太子無狀稱兵
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
父兵罪應答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
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矣太
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
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

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
頽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
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
艱難事君事親各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
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
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
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德故
過之善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
年思言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以
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罪廢爲庶子

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競
競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
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
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
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
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大今天下多虞
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
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
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

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閭寺恹恹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謚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海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此賈謚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

圖

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士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茲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眾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

賴相國大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恭聖意以成
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
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
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
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
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
中囚邢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
叔舅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
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
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

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殫
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
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
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
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
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
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效
賢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
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邢吉距詔
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

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
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固類
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
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
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密者
此由恐懼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
懼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
恩同於郗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
今自今已後諸有發興君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
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

下聽臣子隱親得如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
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
前每見營事裴權用心懇惻唐人秦戢數上疏啓
諫而受侍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
侍為比以寵其規推尋表疏如非敢輩及司隸所
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
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
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
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
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

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
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隘無念脩己率
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主者也
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上更復險易節義足稱
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士同為相切磋為
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士學相接
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士高恪為賓
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
代之朋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
畏患於驕為眾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

其者乃不知各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
曹參答魯烝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
維持今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
夕親膳皆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
於殿既簡於恩亦踈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
問客乃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
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
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
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又陳今
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

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
誣陷臣家門無祐三卅假親且嘗辛苦以家觀國
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
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莫足救危主者
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
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誅
甘心所願之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
實負且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
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

閻黃

按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閻之爭若得向雄
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
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倣郭斌則於刑為當又
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
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
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
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
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為健然觀其
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
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

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宮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輓其冢。時張華兒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害。

閻續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叅夷，懼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古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郢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梁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其遺。統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墓偏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

六之令二小八
何嗟及乎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



何家天
列傳第六

